

□散文

神农架写意

王巨才



几番秋雨，一声雁鸣，神农架进入最绚丽的季节。

造化真是一位天才的画师，一年四季，总在用神奇的妙笔，在这1000平方公里的奇峰异谷间挥洒他卓越的艺术激情。

说这话的是林区的小周，大学毕业，是一位颇有才气的青年诗人，她热情洋溢的描绘，显然是在给我们作一个引人入胜的导言：

春天，布谷声里，草色一新，十多个品种的杜鹃花次第盛开，漫山遍野，灿若云霞，那姹紫嫣红、鹅黄莹白的色调，分明是一幅明媚娇艳的水粉画。夏天，花事才了，绿意蒸腾，松柏森森，冷杉参天，兼之飞瀑流泉，碧水幽潭，无疑是一幅满目葱茏的山水卷。冬天，万籁俱寂，漫天皆白，玉树琼枝，晶莹耀目，而一处处滑雪场上的欢声笑语和雪地摩托竞赛的风驰电掣，又为银装素裹的画面平添几许暖色，恰是一幅意境苍茫而生动的写意冰雪图。只是到了这天高气清、露白霜重的深秋时节，造化之神像是突然获得异乎寻常的灵感，如醉如狂，将他亿万年间积存的七彩颜料任意调和，乱抛乱掷，一股脑倾泻下来。神农架于是万木着色，层林尽染，拥红叠翠，无际无涯，那磅礴的气势，璀璨的景象，只有用这色块丰富、厚重、浓烈的油画去表现，也才当得起“绚丽”二字。

让我们惊喜不已的是，在海拔两千公尺的原始森林，会藏有这样一处神秘的景观：大九湖。湖区由大小9个湖泊组成，四周环山，林木多为挺拔的箭竹和苍劲的青冈栎，中间开阔的沼泽地上，长满茂密的芦苇、冰草等高山湿地植物。沿蜿蜒的木质栈道绕行，可依次欣赏各个湖泊的景致。时值近午，天气晴好，举目处波光潋滟，水天一色，芦苇摇曳，野鸭嬉戏，让人恍如步入江南水乡。奇异的是，每走不

那时，我刚来美国。人生地不熟，留学生里听得最多的是克劳第这个名字。

“克劳第要来送床垫了”“没有桌子，可以跟克劳第要啊。”老生对新生们这样教导着。这克劳第听起来像圣诞老人，给每个人带来所想要的物品，而且有求必应，送货上门。老生们还会笑着说：克劳第是活雷锋。

我的室友薇拉也是新生。那晚，薇拉打电话说克劳第要来送折叠床，她有课，请代为受理。我答应着，开始准备晚饭。新手上路，第一次用电炉炒菜。一切都还陌生；炒锅也不一样，平底而且很浅。炉子上一片标志，圆圈杠杠。关还是认识的，拧开，炉丝很快就红了起来。倒油、放葱花、放蛋。

门铃响，是克劳第，正两手抱了折叠床站在门口。我连忙开门，他侧身移了进来。锅里的油、葱花、蛋交织劈啪响着。我冲过狭小过道，想把火调低点，只看到圈杠葫芦一片，根本分不清哪儿是哪儿；油花四溅，我不自觉地往后跳。屋子里油烟四

岳父迄今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，27年前，他作为黑龙江省水利系统的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开过会，受到曾在黑龙江工作过的时任水利部部长做客家中的邀请，那个部长叫杨振怀，是杨振宁的弟弟。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岳父的脸上飘来一朵红云，红云映射得他脸上每一个笑的纹路里都盛满了激动。

我第一次听他说这件自豪事的时候，是2005年的夏天。岳父穿着长筒胶靴的两只脚分别站在稻田两行禾苗的中间。这时候，他的身份已经是农民。他毅然辞去镇工办主任的头衔，在乌苏里江边开垦了千亩荒地。

2005年的那个夏天，乌苏里江畔凉爽宜人，空气中弥漫的是泥土的芳香。新开垦出来的土地，在岳父手里，已经变成了稻田。乌苏里江边的稻子从种植到收割



远，便会见到若干深不可测的漏斗状洞窟，当地人叫落水孔，说总共有47群，是地表水和地下水汇流外泄的天然通道，少了它们，大九湖说不定哪天会成为一片泽国——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竟是如此神妙，说来真不可思议。大九湖还是唐代薛刚“灭周兴唐”的屯兵之地。当年中宗皇帝李显被武则天贬为庐陵王，流放毗邻的房州，曾遣薛刚在大九湖屯兵十万，图谋东山再起，并与武三思率领的官兵有过激战。这有附近各自然村至今沿用的“步兵营”“骑兵营”“伙头营”“储运营”等营盘番号及周围的残碑古墓可证。山川陵夷，世事沧桑，在这旷远的深山老林也曾扮演过刀光剑影的历史活剧，也是人们无法想到的。

最难忘的，是晚上那土台上的露天演出。斜月高挂，疏影浮动，咚咚锵锵锣鼓声中演员轮番登场，因说的是地道方言，唱词听不太准，但剧情大致明白。其中的一出“堂戏”，演的是七仙女与董永的故事，表演与银幕和剧院看过的《天仙配》《槐荫记》迥然不同。七仙女大胆泼辣，执着纠缠，董永老实巴交，不谙风情，土地老苦苦撮合，左右为难，其间的插科打诨诙谐幽默，妙趣横生，让台下这些舞文弄墨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，忍俊不禁。在我看来，这比之那些借助舞台声光的大型演出，会更受群众欢迎。节目最后，是3位民间艺人的大段说唱，内容是盘古、伏羲、三皇五帝以降的前尘往事和神话传说，虽形式单调，但演员台风端庄，表达娴熟，观众特别是当地老乡听得仍是十分专注。小周说，这是流传在神农架一带的说唱歌谣《黑暗传》，有很高的文化价值，上世纪80年代，林区文艺工作者发现民间手抄本，经进一步搜集整理，现已编纂出版，总计3万多行，在学术界引起轰动，被称为汉族首部创世史诗、远古文化的活化石。这让

□散文

“圣诞老人”克劳第

张 欣(美国)

起，警铃声响，一片混乱。克劳第赶紧放下折叠床，转身拿起锅铲一边搅合着，一边说：“你难道还要我炒菜吗？快开窗。”我在过道里，离炉子十万八千里，心里面只叫着“关火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

尘埃落定，才看清克劳第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，短发里黑白间杂，个子不高，却很结实，带了副眼镜，温和而绅士。

看我们客厅里空旷如野，他便问要不要沙发，有人刚捐了一套。又询问还缺什么，他可以想办法。原来克劳第所在的教堂总有募捐，他虽已退休，平时义务为需要的人收集搬运生活所需物品。初来乍到一无所有的留学生们便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。

不久，克劳第就拉来了一个长沙发，绿

我们对神农架悠久的历史及林区文艺工作者又多了一层敬意。

神农架号称“华中屋脊”，华中地区6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全部集中在这一区域，又因是当今世界唯一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，保存大量高等植物和北自漠河、南至西双版纳、东自日本中部、西至喜马拉雅山的所有动物物种，享有“天然动植物园”“物种基因库”的美誉。我们去大龙潭参观金丝猴科研基地。踩着林间小道的斑驳落叶行走，前面隐约传来唧唧呀呀的声音，仔细谛听，犹如婴儿呢喃，嫩声嫩气，格外惹人动心。疾步向前，便见一处围墙隔离的场地上，一群毛色棕红油亮、面部湛蓝、目光机警的金丝猴正在撒欢嬉闹。它们并不认生，见有人来，立即蹿到靠近我们的树丛间，开始敏捷攀援、顽皮打逗、相互亲热的“表演”。大家都是第一次亲近这声名显赫的动物，想近距离照张合影，无奈对方并不配合，只管自娱自乐。工作人员笑嘻嘻走近前来，朝墙里只“咻咻”“啧啧”低低呼唤几声，就有一只身材健美的猴子如得旨意，跳上墙头，满目和善地与众人对视稍顷，便将前臂搭在旁边一位作家肩膀，回过头来，任大家拍照。旁边一位游客无不感慨：看来动物和人一样，是有灵性、有情感的，你善待它，它就对你友好，要不咋说众生平等，万物有情！

到神农架，不能不去神农坛。神农坛设上下天、地二坛，皆依山而建。从山下仰望，数百级台阶组成的蹬道直通山巅，最高处，是巨型炎帝半身雕像，牛角人首，双目微合，背依云霄，面朝东隅，威仪万方又神态静穆。相传炎帝生于湖北随州，在神农架率族而居，生活38年，尝百草，救民疾，识五谷，制耒耜，驯牛以耕，织麻为衣，与后来的轩辕黄帝共同开创农耕文明的

先河，神农坛也就成为海内外华人游历必至、顶礼祭祀的场所。祭祀广场右手，有一棵称作“神树”的铁坚杉，高50多米，粗可6人伸臂合围，已有1200年历史，仍枝繁叶茂，生机蓬勃。旁有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的勒石赞辞：“万木凋落，惟尔独盛，岿然屹立，郁郁菁菁，千年风雪，与尔无侵，乡民膜拜，相应若神，今我来拜，如见亲朋……立此一石，祝尔长青，雷电勿施，天下太平。”舅永的文笔，表达了艺术家对古树伟岸风姿的礼敬，仔细琢磨，又何尝不是对一种坚忍不拔、自强不息精神文化的崇仰与祈愿！

我问小周真有所谓野人吗，答说这在目前仍如百慕大三角、尼斯湖水怪、天外来客UFO一样，属世界未解之谜，但确有多人在不同时间、地点邂逅过这种大型动物，科考人员也发现了大量野人的毛发、踪迹、粪便。又说，神农架林海茫茫，亿万年间发生多少奇异的自然演化，又有多少有待探索的神秘事物，谁也不好轻率断定。

神农架现在是已是一级自然保护区，世界地质公园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生物圈保护区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“人一辈子不可不去的地方”……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只是一个国营林场，曾为国家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输送大量急需的木材。1970年，国务院批准成立神农架林区政府，地建制，40多年来，几代林区建设者为恢复和守护这方我国内陆唯一完好的绿色宝地，胼手胝足，作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。

这样的地方，倘有机会，我会再来的。来领略它的旷远神奇之美，分享回归自然的愉悦。

来感悟“生态文明”的真谛，体察社会进步的脉动与前景。



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。餐桌上琉璃灯明亮，杯盘晶莹，衬着雪白的桌布。他们是郑重其事地招待着异国他乡的游子们。

我到外州读书，又要买书桌了。桌子搬回来了，才发现是三合板的，拉开抽屉一股烟味。我开始怀念从前那张油漆发亮的书桌，然后想到克劳第，想起初来的那晚，厨房里油烟四起，克劳第持铲救驾的情景。遇上一个四季常在的圣诞老人是件很幸运的事。

就有鱼儿上钩，摘鱼放饵，让你忙个不停。

前两天，岳父发来他的稻田的照片。稻子还没抽穗，稻苗青绿绿地铺到天边，稻田上方的天空澄澈如镜，几朵洁白的云似轻纱在曼舞；有天鹅优美、高傲地飞过稻田和天空。看着这张照片，一时间我也产生了如庄子那样的恍惚，不知究竟是这天空倒映了澄澈的乌苏里江水；岳父的稻田，还是乌苏里江水、岳父的稻田倒映着这澄澈的天空。

而岳父的稻苗虽然朴实，却株株蓬勃，健康而又灵性地旺盛在这片纯净的天和地之间。有嘉禾如斯，我觉得这该是他引以为豪的第二件事吧。

环保小说《霾之殇》出版

李春元创作的治霾三部曲之二《霾之殇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此前，作者创作的治霾三部曲之一《霾来了》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《霾之殇》与《霾来了》相比，在故事情节、人物设置等方面一脉相承，在构思上更加贴近现实，矛盾冲突更加典型，故事更加生动，人物个性更加丰满，思想观点更加鲜明。《霾之殇》呼唤政府、企业、公众同心治霾。

白居易《忆江南》赏析

钟振振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

词人青少年时期就曾旅居江南，中年又先后在杭州、苏州等地做过刺史（州的长官），江南的美丽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他恋恋不能忘怀。晚年在北方，他写过不少怀念江南的诗歌，《忆江南》词三首就是其中广为传诵的一组。它们约作于文宗开成三年（838）前后，当时词人66岁左右，正以太子少傅分司洛阳（领干薪在洛阳养老）。这里所录，是组词的第一首，也是写得最精彩的一首。

旧曾谙，过去曾经饱览。谙，熟悉。江花，江边的鲜花。蓝，植物名，种类很多，叶子可用于制作青绿色的染料。

“日出”两句，线条粗犷明快，设色鲜艳浓烈，凸现了春和景明时的江花江水，有彩版画的艺术效果。

此词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东亚文学史上的影响很大。不数十年，它就传播到了东瀛。公元9世纪末，日本第一醍醐天皇时期，皇子兼明亲王作《忆龟山》词：“忆龟山。龟山久住还。南溪夜雨花开后，西岭秋风落叶间。能不忆龟山？”就明显是摹拟本篇。在中国，《忆江南》这个词牌自此成为历代词人赞美各地山川及风土人情的首选，且多以“某地好”开头。



大爱无疆

胡德培

今年10月15日是严文井的百年诞辰，文井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，但我常常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。

他关爱少年儿童，关爱残疾人，与诸多青年后生是忘年交……与他们谈生活，谈文学，谈社会新闻，谈国家大事……

他写了许多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常常出席有关少年儿童的聚会。他的《小溪流的歌》告诉孩子们如何学习，从一条一条小溪流汇聚成大江大河，汇聚到无边无际的大海——那就是海纳百川啊！一条条小溪流永远不停留、永无止境，才终于汇聚成汪洋大海。所以，“小溪流的歌就是这样无尽无止，他的歌是永远唱不完的。”这样富有深刻寓意的作品，给了广大青少年多少教益，多少启迪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是改革开放、思想大解放、文学大发展的年代，文井先生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，出席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会议，或交谈，或写信，或以其他多种方式，给了许多年轻作家以支持和鼓励，并与许多年轻作家建立了真挚的友谊，为当年创作的繁荣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有相当一段时间，我们是邻居，他对我高位截瘫的大儿子胡一平特别关心，多次到我家听一平弹吉他，鼓励他，并给他介绍了几位年轻的朋友，包括一两位事业有成的残疾人朋友，在签名送书给我大儿子时特意写了一句话：“关于人，历史所能留下的，仅仅只有他们的精神。”这给了一个残疾人巨大的力量和精神鼓舞。1989年底，一平经过几年异常艰苦的学习和实践，终于获得中医执业医师证书，有了行医资格，文井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，又特意将上面这句话用毛笔写成一个条幅赠给一平，上书“八六年赠一平贤侄”，下面签名“严文井九零年二月七日”，还郑重地盖了他的一个印章。这个条幅，至今一平还一直放在他的书柜玻璃里面珍藏着。

“文革”后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，《天安门诗抄》的应时出版，巴金《随想录》的“一字不改”，《当代》等报刊的先后创办，《将军吟》《芙蓉镇》等一批适应思想解放运动的优秀作品积极推出，文井先生的沉稳把握和适时推进之功也是大家所公认的。今天我深深地感觉到：文井先生思维敏锐，眼光深邃，常常是清醒地看到国家民族的大局，心里满怀对全社会对人民的大爱，这和他平时对孩子们、对青少年、对残疾人以及对亲友、对同志那种深深的爱是完全一致的。这是文井先生那种人格力量和宝贵精神的体现。

这是真正的大爱无疆啊！

中国在微笑

毓 实

度过星光璀璨的良宵
迎来东方霞光万道
追梦的人儿日夜兼程
龙腾飞，凤还巢
深化改革扬起新帆
简政放权渐收实效
啊，中国在微笑
天更蓝，地更绿，处处将
美丽细描

踏上阳光灿烂的大道
笑看万里江山多娇
追梦的人儿春风得意
鞭在响，马在啸
一带一路牵动世界
和平崛起广结善缘
啊，中国在微笑
花更红，鸟更欢，人人将
幸福拥抱

凭眺鄱阳湖大桥

陈思明

高秋凭纵目，诗涌大桥头。
鸥鹤凌空度，云山逐浪游。
一湖天地阔，万象彩霞收。
遥指烟波处，飞来云外舟。